

中山郝中丞全集



中山史論目錄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卷之上

唐虞三代 二十六則

西漢 四十二則

東漢 四十一則

三國六朝 二十八則

卷之下

唐 百二十則

後五代 十二則

宋 四十三則

元 五則

明 二十三則



中山史論卷上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唐虞三代

孔孟曾思之書其賢堯舜者五十有四而雜美於六經百家之言不可勝數焉二聖人爲萬世人倫師表自天子至庶人無一日不見於羹牆可也顧嘗三復帝典竊見二聖之德內盡於欽之一言外盡於讓之一言其欽之要曰克明俊德而欽之致曰不虐無告其讓之實曰舍己從人而讓之著曰光被四表若夫朱之器訟象之傲苗之侮慢自賢鯀之方命圮族皆

與欽讓相反卒至放殛而不齒於朝萬世君臣從違法戒之鑑盡於此矣欽則尊德而四海無遺賢讓則好生而天下無冤獄三代而下獨漢高帝猶近讓明太祖猶近欽故洪武間無不集之事而漢高帝往往縱人一步人與天反加倍還之此後三代第一有度量之君也

聖人作觀當看其全神全韻卽絲毫不爲世界轉移也如堯以用人三畧於朝而四族同爲貴近內通帝胄互以才用帝明知其不善而不必退當其時舜禹猶潛天下全未得治天下漫無所屬顧卽欲以大位

巽岳若其心早已超然無事者然以此知堯之心真不覺有天下也及一聞舜卽善之愛之使爲甥如後世駙馬重之使爲相如後世阿衡信之使爲嗣如後世青宮格於藝祖館於帝室親莫親於此矣加諸上位正其天爵尊莫尊於此矣追想從前卽位之初似乎一日不得舜不可以終朝者而舜之生實於卽位四十餘年之後舜之用實於卽位七十餘年之間則聖人之無成心成見於天下如此夫後世帝王一有成心成見遂失大中爲世界病總是信心不過信天不過信人不過堯舜而後三信不疑者其惟吾文王

乎

堯之甥舜相舜嗣舜其一段君臣之情三代以下惟昭烈之手足關張魚水諸葛猶有此意

堯爲君七十年嚚訟之胄日在青宮而滔天方命之族皆司喉舌卽好生意見而上不至開其過卽已見肺肝而下未嘗怵其明故朝廷貼然無事後三十年卒遇舜禹之聖以收其成功此史臣所以贊其安安而仲尼所以嘆其大也夫得見舜禹授以天位何難顧以人欲與天理相觸而父子君臣之愛七十餘年聊無齟齬蓋堯遭此境於國以君道從上化將下來

舜遭此境於家以子道從下格將上去純以甘露醞酥之上味遍飲焦渴毒熱之臟腑日解月消全化爲太和之元氣矣仁之至孝之極也禹生而晚千辛萬苦盡一生精神儘力一消將去獨孔子得見其用心所以嘆其無間凡人遇一切變境而不能消總是有媿於堯舜未能真盡其道耳孔門所以反覆言仁而未敢輕許者正是這個種子

聖如堯孟子所謂不可知之謂神矣然其辨君子小人之用心則不過曰嚚訟曰靜言庸違曰方命圯族或其口躁多爭或言行不相顧或矯命而排人倘肯

虛心如堯以此情驗人不必聖明而後能辨小人也
以聖遇聖疑有神契然亦無他巧曰揚側陋待人備
舉也曰聞平時亦採聽也曰如何須面奏始得其歷
履也曰我其試曰觀厥刑于既觀其內又觀其外欲
明著其效而親見之庶不惑於左右也曰慎曰納曰
賓事事皆勘驗過也又總察其向來之言行曰詢事
考言乃言底可績若肯虛心如堯以此法驗人不必
聖明而後能辨君子也

竊見帝堯次第端詳大舜便知文王之求聖似孔子
之哭顏淵是沒有此三人總成不得箇堯之國文之

家孔子之學也以此看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總是
草草

世道之大不過人心人心之多不過理欲此世道治
亂污隆之源也故堯舜犁然爲人心道心之辨以著
精一之傳將以此法去萬世君心之人欲還萬世君
心之天理爲世道慮至審也蓋理則生明欲則生幽
以堯之欽明光被舜之明目達聰推之至於明試百
官而黜其幽陟其明又推之至於平章百姓而側陋
可揚無告不虐則惟時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如慧炬相耀皎月交輝而朝陽旭麗於朝廷之上也

雖以天下之大於何處起一毫私意於阿誰生一點欺心乎世道在天理中其高明廣大之氣象正如此若反而爲欲將見疑之不足而怒之怒之不足而爭之爭之不足而殺之上下相求終如長夜卽有一二開心人譬操螢火而燭萬象陰風蕩簸其誰濟乎故大學稱古之聖人以爲欲明明德於天下孟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開天第一宰相爲舜其拜相時以五典克從也夫順親獲上而信乎朋友然後可以從容報効故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次第徵應也若非明善誠身自化其

天於上下從最近人心處體貼則庭幃失愛傲弟鬪牆帝胄煽其囂訟四凶伏其爪牙在庭諸大位耆年之舊臣皆各生意見吾見宰相者將一事不能爲矣誰知不動一分聲色而百官展采羣賢歸命天悅人和庶績咸熙爲元良爲輔弼爲皇帝爲太上皇夫至其爲太上皇也聖人滿朝君子布野以伯禹之聖爲大將以伯益之賢爲贊畫以問罪於昏迷不恭之苗此摧朽耳及三旬逆命益以爲今太上皇待茲蠢苗何不若當日歷山怨慕時夔夔齋慄負罪引慝於其父母也乃大禹一聞而拜昌言大舜一聞而敷文德

善哉舜之視不肖之苗不敢有異於九重所孝慕之
父母况天下一切蒼生乎夫然後與九州四海之人
藹然以天性相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離於當
念也人君好生好讓之美德至大舜而無以加矣
人性本善人惟以責善之心督其爲善俗謂按牛頭
吃草而人之心轉怒而作惡矣譬如人有三分善七
分惡吾惟就其善處誘掖獎勸卽有惡心亦不及萌
卽或偶萌亦不肯作久之不自覺亦且七八分善矣
如人竟有七分善止有三分惡吾偏就其惡處刻薄
摧殘卽有善念亦無從開發卽偶開發亦必不能暢

遂逼迫展轉久之不自覺亦且七八分惡矣明太祖
專以非法就人惡處殺戮而人情日詐勞攘三十年
身歿卽大變此無他欲以陰氣求天下之陽氣也虞
帝惟德罔愆而自然好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
從輕功疑從重遂使天下人好生好善之心一齊發
露卒至羣后德讓百獸率舞此無他但以陽氣開天
下之陽氣也故孔子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唐虞兵刑一而今分唐虞禮教分而今一甚矣古人
之勞於教民而省於殺民今人之勞於殺民而省於
教民也至於教胄子合神人之樂後世乃委而棄之

於教坊司其亦褻天地而瀆神明之至矣

禹方大誓於師一聞益昌言卽引罪班師舜方命禹
徂征一見禹班師反誕敷文德益本贊禹征苗反勸
禹班師禹本以舜命征苗反勸舜誕敷文德何三聖
人皆違其初心背其前言而相反哉夫怒出而喜還
惡出而好還聞過出而聞善還此殆復卦所謂出入
無疾朋來無咎反覆其道七日來復者乎孔子斷之
曰復亨剛反惟剛乃能反也夫剛天理也無慾之謂
也有慾則不得爲剛凡人之所以不能反者有慾故
也有慾則倘然所遭多凝滯不化塊然而成一物是

將安能反乎善哉孔子之論天理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夫人惟見天地之心則大而化之乃能盡空一
切形迹而無礙矣

後世帝王每欲信一令恐自食其言輒固執成說而
不破夫寬人恐食其言殺人顧不恐食其言耶如舜
本見苗罪之可誅而後命禹益征苗禹益亦必見苗
罪不容赦而後承舜之命以奮徃征苗乃益於軍前
忽勸禹班師禹從之舜亦從之廢然而返三聖人試
回想從前皆妄生意見妄動干戈耳若以前爲適當
則廢然之反豈不可駭不知三聖人於惺然自省依

然自反之時觀之則真覺從前之所作所爲皆妄也
可見天地人物無時無處不同遊於化境之中而爲
之人者正不必自生障礙也

禹一生孜孜總是一片幹蠱蓋愆之心其菲食惡衣
克儉於家必忍淡嗜欲至於如此蓋有大不忍於中
者在也至於續鯀舊績告厥成功竭其力以繼述而
鯀之功遂在萬世故翕然郊鯀以配天而致美乎黻
冕也此亦無可如何爲斯須冠帶之養以告無罪於
先王耳夫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乃夏后氏祭其
闇則於日入而黑之時其用心也可謂苦矣其尚忠

也可謂至矣故一代典禮全推此意而行之所以大
朴之外終不忍有一分踵事增華之思也論四百餘
年之家法其源蓋出於此

湯壽百齡當丁丑爲諸侯時年應七十當巳卯聘伊
尹時年應七十有二當乙未爲天子時年應八十有
八而伊尹見其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可謂純陽至健之聖人矣然踐帝位纔一十二年合
計在諸侯位共三十年乃天下卒以大治開創六百
祀之業其故何哉古來有天下以至於今屈指此數
十聖人耳禹以一生精力平治水土佐堯舜以成唐

虞之治其在帝位不過八歲夏所遵守大抵皆二帝舊政也是禹仍二聖之餘以有夏也湯之去禹僅三百餘年其三百年中世界並無他故卽守土諸侯亦皆堯舜禹所始封之國皆有二帝在時氣象四海之內亂人紀者獨夏桀耳故湯與伊尹三十年中聚精會神於用賢圖治之一事在堯舜禹時治天治人又治地今不過以全力專治人而已矣且兩聖人大覺相涵轉照群迷三四十一年間遂開盡人間一切無私之境盡人間細大之罪皆兩人身任之日新月化刻刻與天下更始以簡在上帝之心其求人也如此其

用人也如此故代有大人出而爲朝廷作宰相也天下諸侯王及懷才抱德之人多矣伊尹曰皇天監於萬方眷求一德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卽仲虺不得與於此矣所謂一德者是何地位吾君吾相顧可以依成湯伊尹之道作而致之乎尹之言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嗟乎善耳人才卽甚相遠誰獨不可以好善好善優於天下乃成湯伊尹不過一代之大善人耳何遂不可跂及而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多少耳聰目明之男子竟甘心退失至於今乎天有不可欺處人有不可委處當伊尹一出此世道

斷然要重新一過必五就湯五就桀此處間不容髮不敢叅一毫我見也故惟尹知之曰皇天監於萬方眷求一德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此天之不可欺處了了如此也及與湯戮力使天下歸一則曰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卽凡天下一切天人之災患不敢一事自謝此人之不可委處了了如此也當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皆三歲社君擇立太甲又顛覆不惠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又曰無俾世迷吁精忠遠鑒睿思陰隲盡此一語當此四五年中天地祖宗生靈社稷皆聽伊尹作主是坐定要向伊尹身上討出一箇守成之令主來以承上啟下惟伊尹亦自以爲然假太甲不悛伊尹又另自有法此則尹之所必不敢委者了了如此也是伊尹之任處千古所獨

殷家待宰相如此其重故代代有賢宰相出

商家明君輩出而在位日久總以寡欲而親賢其自宮壺以及閭巷莫不嚴三風十愆之戒蓋商家一代家法也而成湯一生尊賢好士又不邇聲色惟大開賢路日推赤心於天下故日得與天下賢人聖人相見也日得見天下之賢聖人必神清而壽永所以六

七賢聖皆得卜賢相而享遐齡也六百餘年之間造福於天下之日多卽至時不可爲猶有祖伊祖己微子箕子比干之輩卓然自立社稷傾而名不敗亭亭與日月爭光明也此一代忠質之效不可不知
西周盛時真所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也如二南中琴瑟螽斯房中太和宛然夫婦之倫明夢卜而載非熊北面而受丹書儼然君臣之倫明至若冠帶以養文主繼述而成達孝其父子何如也康叔之誥如愛嬰兒金縢之祝如祐慈父其兄弟何如也周召宜散比德同心雖朋友金蘭不足以喻之矣維當時

之百姓亦皆游泳於五教之中禮興刑措比屋可封唐虞以來於斯爲盛後世非不有玉杯上壽華萼連床之美若真能燦然五著實所希聞徒繩繩焉日操法律以苛此理於臣民而不自反是殆未取孔子五恕之言而深思之也

觀書君陳顧命之篇成王之德至於如此已造大賢之域因歎周公啟沃輔養之功若是其大真可以上參造化孔子之於顏曾亦猶是也夫人之意見性情各執而難化幾於成讐而周公孔子之聖何以至誠至神而無我至於若是極乎爲相爲師其理無以復

加矣。而禮樂文明之世界至文武成康而極，故於穆王有瑤池八駿之荒，以引海外之邪氣；及周之末，百家爭鳴，靡然文弊力蹈大惡，而反以虛文相苛，故秦極恨而嚴之以法，漢益朴而予之以野。孔孟既衰，而朝廷之上，由五伯強秦，大漢把持之後，純是一團富貴勢利之習，中於上下之間，人心染於貪鄙，所以老聃蒙莊、尹喜、騶衍、慎到、環淵、安期、羨門之徒，力持恬退深藏之術，勇於辭世，以為高名輕富貴，而實叛君親人，遂多其所能而忘其所壞，甚或慕壽希年，樂甘其迂怪。

築碣石之宮，嚴碧雞之祀，羨芝成之闕，淫祀要福，哀民惑世，於是乎有信州道士之說，自漢以降，及於魏晉，奸盜神器，詐力肆行，不顧名教，朝廷之上，又純是一團殺戮篡逆之惡，世道益就麤濁，故士大夫祖尚虛無，縱為清談，以逃形迹，乃至有慈惜螻蟻之命，以矯中國之殺機，空盡聰明之習，以掃中國之文字。且高崇莊嚴，橫起度脫，既惑其陽，又惑其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耽其虛空，怵其福罪，遂明叛君親，直詆聖賢，而不屑矣。於是，有東京白馬、少林胡僧之說，中國人自暴自棄，以至如此，曾何與於二氏哉？若從

孟子之爲學見程子之爲人則二說之堅將不攻而自破矣

堯舜是天理中消磨了人欲夏家是天理中括出人欲來商家周家又是從人欲中奮發出天理來漢唐宋是人欲天理相爭然畢竟是天理勝漢家天理厚唐家天下理近宋家天下理明此歷代帝王發源長世之根宗學者不可不知也爭便是他人欲處勝便是他天理處看他做來安穩便是天理氣象

夏道始於父子商道始於君臣周道始於夫婦此三代開國承家之大較也

惟有夏聖人拜惟精惟一之訓而不矜不伐用祇於德有商聖人以天錫智勇而能自得師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有周聖人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曷敢有越厥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考三代開天之君其深造聖域以道治天下者如此其傳及子孫往往有哲輔良弼以誘成其德累造太平於人間故其上下之人心至精至美一言一行皆自惻隱羞惡之知能而出之是以風俗相觀而化不言而喻也自秦以來類以精兵武畧規奪天下之勝勢掩取神器而有之雖躬膺大寶日操律文禮典司空城旦之書以繩

束天下而驅之於人倫之迹象然其理實未嘗自解於心而著察其所以然之故卽偶有學士大夫講習孔孟之家法朝野概以爲不倫故人心汎然無所研入一向麤疎肆爲鹵莽其簡賢附勢叛禮義而干富貴以至病君父戕生民而不顧反以爲固然也愚又竊怪夏商周及孔孟相傳之學若果爲萬世不易之常經何故數百千年其精微之理反在陋巷韋布之士而不在朝堂大紳名爵也不在朝堂而朝堂未嘗不有雲龍風虎之會揆文奮武之功是又操何術以爲應天順人之券乎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其道安在請叩於高明之家以決小子之所趨

前編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攷之三代自禹傳啟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相帝見弑隕絕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幾隊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畧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昭王卽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歿祗宮夷哀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

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蓋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與後世不同耳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咸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啟文武成康如砥礪之於美玉光武時漢法舊防尚未盡復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疎矣然以其起自諸生側席幽人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族閑於禮法其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况三代之世聖王

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制定而不可卒搖化深而不可卒變雖有太康等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十百倍於東漢矣
凡天下事發於忠形於質成於文化於神用天莫如夏用地莫如殷用人莫如周用神莫如虞故三代之後歸於韶舞三才之道原自孔子

西漢

沛公從南陽入武關再入曉關乃從商洛一帶依傍山險而次第攻秦蓋懼秦兵精悍不敢仰攻函谷此

中山文獻
子房輩持重萬全之計既到咸陽又慮孤軍深入遂
大收豪傑父老之心以鎮之

漢王元年書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更始元年書大
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晉太康元年書遣使行荆
揚除吳苛政唐高祖入長安書約法十二條悉除隋
苛禁以此見世亂國危一來法令牛毛之誚必將有
商辛牧野之師卽偶或矯寬縱以爲嚴明如洪武之
政然不旋踵卽傾於靖難之手豈非天道易簡雖父
子不能不相反而終從其大者以歸於好生之極德
乎明季李寇以百萬雄師直入帝都鉗奴朝紳遂成

禍階則知弱固不可苛而強愈不可苛也將受制於
人者固不可苛卽專能制人者愈亦不可苛也何也
天也

楚漢江山淮陰止從項王漢王兩人性情上較長短
可謂一代人豪真堪任大將軍矣

高帝之下有項王項王之下有韓彭其所賦分量大
小然也韓彭一輩上之不能爲高項下之不屑爲蕭
曹故難以功名終

蒯通說信倍漢信終不肯非果義不忍倍也其分量
原只是將相之畧如昭烈曾有何奇其氣識自是帝

王

人天之理最不容巧討便宜如韓信破趙而廣武君以爲指車燕路齊可從風而靡酈食其竊乘此勢以嚇齊遂下七十餘城此是要白討韓信便宜故卒受田氏之禍漢高與項羽破秦初摧秦前鋒是項再綴秦精兵是項而漢高乘其隙弊遂蹈空擒王而入關乃反閉項於關外是要全討項羽便宜故卒有褒中之困

大梁人尉繚說秦王母愛財物賂六國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王縱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而楚果上下相疑甚矣財貨之移人而真正英雄不可多得也

子房初遇漢王往往先事而言後來却只待勢窮理盡而後開口王漸崇高良益熟察

漢高帝費許多精神攢來的將帥兵馬錢糧器械忽一敗塗地一毫不放在心上恰似一絲不曾折得又似並未曾做甚事的仍是簇新精神所以一振便起若是眼目小度量窄者縈縈擾擾於成敗得失那禁得一錯兩錯况百戰百敗之後還不失其飛騰變化目空四海之本色所以大丈夫越展濶越精神天人

神聖越開他聰明睿智速成帝業也
如楚霸王勇滔天下直以力取帝王而以响噓爲仁
及到出力有功人應頒賜爵賞封邑使他各還箇英
雄體段不枉隨吾出力却慳吝不能舍以此知其曾
中不仁且知他不是真實大富貴據有天下的人故
天下物力他做主不得不過徒以惡力怒傷人以小
惠姑惜人實乃自賊其國家而終爲貧獨之夫而已
故譏爲猾賊至漢高帝豁達開易常有推心共利之
情喜施愛賞灑心相付則大慈實惠真真到人身上
故智勇英雄皆在其恩遇厚道之中豈非大富長者

自然能做成大事有祖宗氣象矣

漢高已破項羽引兵洛陽將以待諸侯之變人心國
勢尚自泛然未堅我中立此間是以無家之身與天
下相關也東牽西起南牽北起事未可知也一聞婁
敬阻三守一之言卽急入關中以扼天下之吭而撫
天下之背又聽田肯東西兩秦之言以方二千里持
戟百萬之齊奪信而封肥暗伏一恟幅無僞百戰爭
能之大將於其中陽以相齊爲名實陰據百二十二
之險東西相望以操持反側之子未幾又以淮北王
昆弟以趙代王諸子四維相固如舉網以待撥刺之

魚更徙大姓於神州暫講和親於冒頓此是以全力制天下正霸者之作用也至於兵罷歸家遍復民田產子弗事力下寬恤之政於四海則幾乎有王者氣象矣

周家開封便親賢上作擘畫漢家開封便形勢上起圖度

漢取天下於秦又取天下於楚復取天下於英布陳豨之輩罷極矣而都新破之關中單于屢寇而不得安則婁敬棄市矣非和親姑羈縻之則必不可故乘和親之便卽以疆族名家填其中夫至和親徙民而

遷都始有成說婁敬造漢處卽婁敬自善其策處當秦法酷極而蕭文終爲吏時必考其文無害而後得爲椽後世刀筆乃擇深文能入人於律者以爲能世道升降人生休戚可勝歎哉

高帝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以帝之粗疎不顧一切却是知他那些好處此是皇帝材畧書生至此盡成揣摩矣用不着

高帝留周勃以誅諸呂文帝留亞夫以平七國武帝留霍光以起昭宣三君所見如持左券以取驗於升遐數載之後蓋其性既明達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心術材行隨在熟察故能用舍各當後世人君當推原所以致此之故勿徒以浮聰溢明操切目前之細事遂以爲知人也

漢祖以智屈羣策而有天下西漢大臣擅富貴者類能以智周其身家而共立於朝廷之上如蕭曹張陳以下類推之莫不皆然遂成此一種風俗氣象牢不可破矣上之不得大君子以忠厚高明之德開在上

之見聞轉在下之心術卽如四皓輩亦不過負氣強項無與正理而新進喜事之輩如賈誼如袁盎如晁錯又賢智先人議論風生不顧朝廷之體統不守當官之職分一往取事言未信於至尊而在廷故舊之臣已疾之如仇矣故終漢之世不得有一君聞三代之道而因循凌遲以至於今遂相安以爲固然也可不惜哉

漢家纔脫七國縱橫之苦始皇征戍之勞故民得休息暫且安養不暇爲非耳然漢家當文景時自然當有治亂持危之大政而後天下可由之而無弊漢家

却毫不料理到武帝時果然上下內外種種病痛生
將出來愈誅姦吏而吏之罔上行私者益多愈用酷
吏而民之作奸犯科者益衆總以朝廷之無大政故
也當文帝時賈生早已言之其後無一病不犯卒如
賈生仲舒之言但賈生氣象急迫不能持當世之重
而在廷故舊又一味勢力富貴不惟不解又重之以
嫉妬嗔怒彼天子者雖曰頗明然一味操黃老退聽
省儉之術而不肯求殷周大中至正之道世道人心
逢如此機會而不能明聖人之理於天下恐天下無
復有此機會矣

賈洛陽忽然似曾孟又忽然似蘇張終乏一段深靜
雍容之涵養

竇后兄弟廣國等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謀
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
擇師傅賓客卽此見西漢諸臣其命意雖起於私而
立事必衷於理故天下日享太平之業

人若能於大段處有操縱期事赴功亦可有成如周
亞夫細柳之軍其操之至於不容天子之馳驟而身
受闔外之寄以破七國且又縱之蹂梁毫不爲動及
赴敵出關單車就道一日千里闔時雖千軍萬馬不

敢動開時雖隻身獨騎不容遲其在相位則謂趙禹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卽此知其於
緩急輕重之間自能了然提其大綱非徒屹然坐鎮
而已其父益可知矣

觀韓安國田叔處梁王太后之事殊類鄴侯魏公大
抵大人只是引上損已小人只是引上益已大邪遂
伏於此凡人莫不有欲情利念一逆輒昏然爲他牽
去萬理俱迷

文正公通鑑方書公孫弘爲宰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下卽書其外寬內深用董仲舒以相驕恣犯法之膠
西王用汲黯以治宗室難治之右內史必欲用事以
誅此兩人則所延者何賢也

漢家治定之後董賈是一等人表蓋晁錯主父偃是
一等人公孫弘是一等人最下便是張湯虛取浮名
削鑿漢家淳龐敦厚之氣爲巧宦中之小人

武帝窮兵四夷濫用邪臣取必於刑殺以爲政又引
方士神巫左道以自惑夫殺人之命而不惜受人之
愚而不悔卒成巫蠱之禍假邪臣以殺其妻子至於
父子夫妻之相殺此其理亦昭然不可誣矣

二氏之學自周時已有爲其說者故始皇大好之漢

遂有子房四皓蓋公王生之流宰相延之正堂廷尉
爲之結襪至於武帝遂使燕齊怪誕之士鑿空妄語
而天下宮觀廟祀之作土木萬金民心惑於鬼神民
財耗於香火矣展轉東漢復有金身之夢而天下男
女益復叛道離經背其君親相聚於名山之上一唱
百和趨之若狂矣嗟乎士君子之於吾道也操之不
力遭之不淑未明其善先被其惡世道人心又不深
察以爲聖帝明王之道全不可用於天下彼工二氏
之說者因力攻吾短以操其後惑其術者益用倒戈
是真擅盜威而奪民救也窺所由來莫不原於學者

一念之私不能自克故自信不篤自守不死遂不能
善道而反爲所遷奪耳又誰尤哉

博陸密遵武帝輪臺悔過之意休息海內以復文景
舊業真社稷大忠功在漢功在民功在先皇幼主進
士中安能有是人乎江陵獨相柄國厥功亦偉惜綜
覈有報復雖因明季陋習以橫議煽惑朝政之時不
容不稍自攬斷以暢一代尊主庇民之意然其去博
陸遠矣

西漢高帝文帝及唐太宗皆推重將相大臣故西漢
及唐代多有名將相維持社稷宋太祖優禮大臣未

嘗有賜死怒叱之辱故宋室多有威望賢宰相調護
朝廷晉興昭炎皆雅愛才士名人故晉多文蔚奇逸
之彥東漢光武崇經術名德之選故東京風俗趨向
節義明太祖定亂之後引一種聰明文法之流欲令
守其法而精於治反多巧宦浮慧之輩俯仰於時以
希合朝局而掇魏科賺大位徒以佞譽成朝廷之尊
而已最不得人之用漢高祖唐太宗庶幾國家任賢
之道人君求治之實也

天下之美莫美於民受其福天下之惡莫惡於君昏
其德宣帝重選良二千石久於其職力行教化其效

既覩則賜金拜爵卽貴以爲三公斯民何幸而受如
此之福也元帝甫卽位而蕭周恭顯日以就眩是真
京房之所謂蒙氣不解太陽無色者矣宣帝曰亂我
家者必太子也何其言之深中哉善乎孔子之告哀
公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匡衡戒元帝曰寡聞少見
者戒於壅蔽若庸闇之君日日晉接朝臣三公九卿
莫不相習卽宸聰不足燭其姦而衆耳衆目彼此見
聞誰從壅蔽之哉然則日臨殿廷徧賜詔對是亦無
可柰何救庸之一法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似猶
勝於南宋之君深居九閣娛情文墨而漫然不知任

天下之務者也

漢治至元成之間士大夫業於詩書者日精而朝局之習於眩惑者益甚人君但循講筵故事而人情幻僞全未照察故宦寺勲戚逞其權勢蔽人主幾希之明摧儒生矜詡之氣不啻疾風之掃秋葉尚望其匡救至尊乎甚矣書生之愚而人主之暗也

高惠寢園及祖廟之在羣國者祖宗所立相沿已久無關治亂乃紛紛請罷必以虛禮繩祖祀而從其薄何也卽在衡請罷甘泉陳寶諸祠非不見美曾何救於人主之昏朝政之失人臣不可崇飾虛名以誤國

類如此

孝元孝成寵用外戚封其父母兄弟繼屬不絕而反聽貢禹之言毀景惠之廟以爲親盡且將郡國原廟及高祖母昭靈后衛思后疾太子諸園一切廢罷厚培他人之本而自撥其本卒至絕嗣覆宗以養成新室之禍此可委之於命哉天理至近而至明如此類也

史曰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皆敬重之矣元帝不能聽望之言疎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能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此苟富貴漢祚中衰

實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猶譏切王氏平帝之末
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至四十八萬七千
五百七十二人何元成之時吏民猶忠於漢平帝之
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久矣人心能無從之
乎有國家者尚鑒茲哉

當成帝拜禹床下之時宗社神靈庶幾此白首老儒
佩聖人之經食漢室之祿久矣或意不自安微言一
中以稍振九重之迷是亦天理人情之必至而何乃
徊翔審顧數視此乳臭之小子惟幾倖以濫縣官之
恩而已乎不知元帝太后亦愛此床前屈膝之愚兒
思得推心人一覺悟之否也

哀帝爲太子頗得趙太后飛燕之力遂以得國之功
掩趙氏之罪是以得國爲重矣乃傳國者成帝也及
欲私定陶又若至恩本於所生而傳國者如脫屣焉
夫人迷於富貴於小恩乃姑息若彼於大義反背棄
若此左右橫豎爲私所掩此中終不得一事透亮故
舉動乖舛

漢家表裏山河正當全盛新莽褒衣緩帶一舉而取
於衽席之上萬國臣民啞若聾瞽以視周之播遷偃
蹇僅存聲臭而列國豪強終怵於君臣之分而不敢

發則大義素著故也以此觀之漢業雖大全屬糟粕
不有此一番篡攘則全不知文景之黃老武宣之文
學蕭何曹參之法律孔光張禹之明經皆屬無用必
聖人大中至正之道明於天下而後爲祖宗社稷之
至計也

莽性陰晦故好鬼神而善伺婦人喜怒其借太后爲
居竒不啻不韋之於華陽也

人心最活最朗活則易通朗則易見故三代直道而
行上下彼此既皆易通而易見則活者得活朗者得
朗矣周末免密於文而秦更密於法夫久密於文則

活者朗者不能受如五霸七雄之類遂決文而出若
更久密於法則陳吳劉項之輩亦天下最活最朗之
男子安得不破法而出橫行天下哉所以天開漢室
令豁達大度者出禁網疎濶民皆樂生乃新莽忽欲
以曲文邪法密之而又益之以愚吝是令天下高明
廣大之百姓不可一朝居也

傳世之君不能盡賢勢必有汙暴以毒天下而傷其
心漢家十一傳並未有此呂后之外乃有王莽邪文
亂法以煩擾天下至於至敝極壞而傷其心是王莽
分明代漢受惡助漢爲善使天下歌舞漢室而不能

中山史論
忘以卒開建武之業也
子雲之名不矜於萬世以美新投閣而仲舒殊翹然者以道匡江都而不屈也仲舒之見豈遂加於子雲而其所守乃如此是他便用着此道子雲便用不着已尚用不着天下教誰用乎况萬口齟齬能禁誰之怒我士君子立身一敗人之多言亦可畏哉
新莽地皇三年綱目書赤眉破廉丹誅之文中元經有意於嚴文公綱目力致其詆豈春秋據理直書而是非自著之義乎

關中自高帝鄼侯營造帝闕再徙大姓更展關門錫爵之美必以關內爲名由是五陵豪貴甲第連雲金張史許絲竹喧天淫奢暴殄於是爲極方二百年遂罹新室更始之禍復屠之以赤眉殺之以饑饉於是千里蕭條王室如燬矣否泰相循無往不復固不待自擊而後知之也

東漢

高祖起豐沛父老開門殺令世祖起春陵子弟亡逃自匿前以戰國之餘習慣干戈後以承平既久半是膏粱
世祖廿八以前伯升笑其田作諸母見爲直柔諸弟

目爲謹厚而湖陽嘗見其有藏亡納叛之事李軼殊服其有泛愛容衆之量知大勇在作用間也

伯升之於世祖如孫權之有桓王策司馬昭之有文帝師也資其爽概以布爪距

世祖於昆陽之戰勸諸將棄貨財妻子以摧敵而莽賊至漢兵壅境南郊會哭之時尚坐擁黃金六十萬斤徒以四千錢賜戰將其心目胆識之優劣空塞不啻萬倍何言天道耶

世祖自起兵至爲大司馬一切俱因更始之勢順更始之局並不崢嶸自異及新莽誅而更始亂王郎亡

而河北定始圖爲自立之計迨吳漢耿弇斬河北牧守悉發其兵以應漢遂露蕭王爪牙

蕭王之威震於昆陽蕭王之家據於河北而以鄧禹入關以馮異禦洛以寇恂勾當糧儲蟠於河內此一時之形勢也

高帝自出關中以信狗燕趙今光武自狗燕趙以禹入關中者避更始而貪精兵也

光武只是安靜有條理一毫也不露而得力處亦全是振刷於河北饒用漁陽上谷之突騎

鄧禹擁兵河東不能直擣長安於更始內亂之日又

不能坐收長安於盆子剽奪之時惟休兵觀變屢錯
機宜光武既知降璽書以責之矣乃卽位鄗南陳兵
河內亦不能力取洛陽至不得已忘同胞之仇而委
曲以降之又每杖節停車多方勞來以作喁喁之狀
其去高帝淮陰之頃刻變化超然獨絕者皆相千萬
矣昭烈武侯依草附木抑又讓焉光武昭烈都要有
靠壁方敢向前高帝淮陰全不用他靠壁便到處自
然開展

兵馬必須縱欲纔得飽騰飽騰纔得精銳故大將之
兵雖有節制然總不如戰將之飽騰戰將祇知縱欲
以養其兵而已他何知焉如鄧禹所在必勞來百姓
禁輯三軍光武甫得洛卽用杜詩安集格殺鬪將更
寵以祭戟以重有司護民之權則其兵不能如赤眉
之驍亦可見矣項羽之百戰百勝亦以此也

諸將屢請蕭王早卽尊位王不許及還軍至鄗召馮
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
會有奉赤伏符自關中來者羣臣復固請乃卽位於
鄗南夫謙讓問四方動靜是其審顧過於諸方僭僞
處以奉赤符受命又是因依靠傍不及高祖豁達自
命處儒生輩無小視豁達之美此中饒舜禹神堯之

中山史論
力量顧未能入聖耳

早登帝位急據洛陽所以借漢家之名號人心以招呼天下所謂因勢而利導之及帝業既成追三祖而帝四親終以孝元為宗其用心之厚豈嘉靖永嘉似是而非之見所能知哉

尉佗竇融皆粗武人乃深明天人之理以決身家土地之存亡劉歆西門君惠皆文細人反改易名字以應圖讖而終被誅戮可知稱為讀書窮理而實不明於天道人事之當然是皆天下至粗之愚人而英雄惡少封公侯者反有至精之智人在其中不可以其

語言威儀之粗而遂鄙之也知此者可以切問而近思識時而觀變

竇融既先據空地以遺種復擇投明主以托身忠信

於同事之友

與隗囂書勸其勿反

退謙於比肩之臣

融後為大司空自以

非舊臣一旦居功臣之右不自安每召會進見辭氣容貌卑恭已甚

上不能如鄧馮吳

耿攀龍附鳳垂名麟閣若能相時觀變以功名富貴度亂世而起熙朝如竇司空亦庶幾矣

嚴光周黨輩高於干祿之小人病於行義之君子東漢之初以此為風始故終成黨錮之激切而朝廷不能收拾至若文武之政未嘗不善而周末文勝百家

橫出爭鳴以敵世道過又安在總之人主賞善罰惡之權不可一日不在至尊而必當出之以大中至正之矩也此處叅不得一分我見

綱目書徵處士周黨嚴光至京師黨光不屈夫謂各守其志而朝廷不屈以爵則可乃臣子而不屈於君父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非孔子孰能知之自范文正公爲嚴子陵祠記以高大張之儒者遂羣然以爲定論固知勢利燠人遂以矯激爲名高併無暇折衷於道也

馬援嫌世祖好吏事動如節度伏波之見處可從遊高帝矣囂亦一時才智縱橫之士而以好吏事動如節度爲反過高帝者豈不以椽楹之密美於棟梁之疎哉

援與囂雅有舊好囂既別圖援以歸漢喻之倘不相信則聽漢加兵耳必身詣行間再三指畫熟遊之地傾離夙好之人則向所延爲腹心上客皆吾之盜賊姦虞不省伏波之忠信名行而亦有是乎

隗囂敗於三人之手來歙伐山通道從番須回中竟趨畧陽以據其腹心馬援說囂諸將下及羗豪爲陳禍福以離其支黨竇融處囂肘腋率五郡兵與大軍

會以憑陵其勢蓋自世祖重援厚融屢遣歛來之時已引囂在掌握中矣不待千乘萬騎數道上隴而後爲圖囂之日也

西征之事不立大將終是概惜諸將失於姑息後因西城之敗遣來歙馬援護諸將屯長安亦是無可柰何非制勝萬全之道

既定都洛陽而近畿之地時有群盜縱橫當是兵威未攝而遂欲柔之以文爲也且西漢蕭曹平勃俱以開國名將填於政府其布置自能操持諸侯今三公皆何等入乎非湯武之革命而銷兵太早以吏事責

三公而政府無人目張而綱不舉其信然耶

世祖不能大用伏波而徒委以攻擊之任又以膏梁之子監責之是何待磊落丈夫之薄也

建武中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慮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至建武二十八年有上書告王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恐因事生亂又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乃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相牽引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有馬將軍神人之歎至

明帝永平十四年窮治楚王英之獄坐死徙者尚數
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馬將軍之言愈久愈驗乃知雖
以光武之明猶不能盡伏波之用

西漢之政多治其先事故省力而不煩東漢之政多
治其末流故費事而不救

漢光武識力深穩其英雄之本色藏於內故喜敦教
化唐太宗神彩發揚其英雄之本色著於外故好尚
功名皆以百戰而有天下尚沛然有一種未盡之餘
力身致太平早作夜思與天下更始殆聖者與夫二
主各用其長皆足以混一世界開創國家若學者各

因其所賦之才而力致於道以適用其爲國爲家必
有一段真機妙理造化隨手之權爲世大用

甚矣對君於一言之間之爲難也明帝仁主其於東
海恭王以異母之弟彼此疑嫌之時而始終友愛其
於荆王久知其妄久憐其愚矣以樊儵請誅帝怒曰
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儵當於
此恩法雙明以張聖聽所以尊朝廷而親骨肉也何
乃爲過當不情之論以佞口禦君反謂弟方上請子
竟專誅以此刻薄之言開帝堅忍之志自是而荆王
自殺楚王自殺方且行折姦之封加五毒之刑繫動

中山史記
數千幸有寒朗之開陳帝乃躬詣洛陽之獄親理囚徒又有馬后之啟沃帝方惻然感悟夜起徬徨多所降宥然所損已多人臣何得率意不顧妄言於人主之前以自悻悻爲高哉每歎唐李鄴侯處肅宗代宗父子之間明楊文貞處成祖仁宗父子之間何其居心仁厚而欸入情理使人有深長之思耶

第五倫言世祖建武中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可謂切中富貴好名之弊至於貧賤之士習爲文章巧詐反覆以取時譽彼此標榜謂之名

士陰以奔走權勢希圖發跡及至貴顯又互相傾引至察其所作則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反市井之不如而已尚翹翹自命人皆顛顛相推世道至此真龔瞽矣不知自何代染此惡習會當一洗之爲快

明章之世接三十一年天下太平無事亦東漢之文景也

王莽之用孔光竇憲之用鄧彪猶邪神之負巫爲其近人而便於謾人也

漢至安帝於光武已爲玄孫而鄧和熹臨朝稱制水旱蝗蟲郡國幾遍及安帝親政內寵外戚日益繁盛

王聖江京之徒濁亂朝政縉紳屈節苟祿山陽王龔以汝南收恤群士而黃憲陳蕃袁閔郭泰之流始表表爲高士之行矣然大源既已壅塞總支流激湍亦何益哉

觀安帝一親政而萬幾叢脞乃知和熹太后早已察見至隱既不忍廢又不敢聽故久於臨朝實賢者之用心也

西漢七傳至宣方食良二千石之效然以政本不清元成終以不振東漢七傳至順而左雄遂有觀政亭傳之疏力言有司不職之害內綱不舉外效不著漢之爲漢於斯哀矣

梁冀毒弒質帝李固伏尸痛哭豈尚不能照燭凶邪之心而復奏記於冀圖舉朝公議以立清河是殆欲得明主乘權有所憑依而後發社稷之姦肆諸市朝耳不知冀已大肆其惡至於弒君豈肯回心易轍以從公議徒強其所必不爲者使益奮其牙爪而自取吞噬耳以李固杜喬之忠爲門人故吏所信服如此而不能於煮餅進毒之後密運大策一伸討賊之義亦獨何哉

世祖不任大臣遂累世受外戚宦官之禍豈無禮嚴

光封卓茂所極力培養激發之明德大賢如周舉法
真虞詡張綱种暁李固杜喬其人者而朝廷總不得
其用若光武者所謂能採名藥而不能傳授良方者
矣

史稱郭泰性明知人獎訓士類愚見其識慕容以避
兩危坐識孟敏以隨甑不顧粥試魏昭駟戒左原頗
有儒者裁成之美而范滂以爲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亦邵雍之輩與黃允晉
文經又藉高士之名以欺世乃天下無在不有一種
小人見大美所在卽百端假之以自利士君子不可

不察也

東漢黨錮之禍始於岑晷之殺張汎李膺之案張成
揭告者牢修疏救者竇武初力排其方張之勢賴陳
蕃後密運其坐籌之智賴賈彪度遼將軍皇甫規引
重於旁平原相史弼秉公於外而范滂等乃得以理
自明引聖人見善見惡之言以開上下之聽也孔子
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諸君子擅相褒重以名
譽自矜排貶在位驅其積怨之仇釁使同爲宦豎之
爪牙擅虛名而破人國家浸淫至此自以爲然亦可
謂習而不察矣

岑晷以激取禍親友爭匿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而反相容乎初范滂輩非訐朝政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如賈彪申屠蟠可謂折衷於道明哲見幾之士矣當漢室衰敝朝廷無主之時其根本之地任女后外戚宦豎一輩小人女子蜂擁蟻附此昏弱之君隨意鼓煽莫知所向而士君子倘能

履中蹈和隨遇隨人從容開導得漸近九重啟其一綫之明庶幾救一分而存一分矣乃空相標榜以爲名高專以此輩爲口實仇敵若與狐鼠相格者然嗟乎君親如此而爲人臣子尚有何名之可居至彼此稱譽以誇示於人也且中涓外戚總汎然無知者耳若士夫同心密諭以理彼應蕩然自釋惡無所發且從古朝廷之衰莫不哀於士大夫之好名而失實或有以激之或有以阿之或有以縱之至於自相殘害彼女子小人何尤乎

浮名虛譽賈仇嫁禍以眩邪心使天下貪濁姦佞之

徒甘心回戈以相向橫起胡越以擾國家譬如嗜欲
深重之人睿智已迷忽邪忽正總屬狂情理不由中
終爲欲掩而已如裴晉公狄梁公韓魏公雖是非好
醜日來相亂日往理之必不至爲朝廷世界開黨錮
人倫之禍也何也有愛國之誠而無邀名之見故所
在擴胞與之量而天下事自以次就理也

盧植受業於馬融女樂之前至積年目不轉瞬陳蕃
力辭竇太后高陽之封其遊心高明二賢一致
東漢自章帝以後往往國無儲嗣太后外戚及閹豎
權臣多迎立冲幼藩王又舍智立愚若天棄之者遂

卒以削弱而莫之救如西漢國有內變公卿大夫每
得其賢者立之如文帝如昭帝如宣帝若有天助者
然夫高帝之惡呂后何止於郭而愛戚夫人何止於
陰論文帝之賢如意之美視東海公陽幄後之對何
如也至於疆之賢似又在惠帝之上在高帝絕不肯
取快一時如世祖所爲則知高帝之大殊不欲遂乘
已私以參奪造化之權也然馘信禽布又不遺餘力
而讓能蓋乘時並驅心苟不馴皆足以亂天下此勢
之不得不爲者也至若彼者則天之不可強爲者也
高帝所忍是天下之公事也世祖所快是一已之私

情也爲天下其心可恕而情可原爲私情則帝王之
正理鬼神之權衡天地之質臨或於是乎出而奪之
矣所以西漢賢君踵出以高帝任天而行不敢參奪
天道東漢弱嗣覆宗以世祖自我爲政敢於妄行已
意遂自取顛覆之禍如此其烈也愚實不知天道然
止就人心人力之可自斟酌強勉者言之似不當趨
得爲之勢取快一時也故論之如此以俟知天知人
之君子折衷焉

漢獻爲曹丕所廢封山陽公後相傳至玄孫秋猶爲
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幾八十餘年獨全於曹吳
司馬俱滅之後至西晉已亡而後絕非深仁厚澤之
報哉

三國六朝

三國惟吳氏定江左最早父子兄弟間盡是江鄉英
俊故任屬種種機智整頓之才爬梳聯絡以爲國孟
德雄狼才詐敢於犯世故獨能挺身排決於大邦麀
戰之地雜攬智勇以開擴疆宇縱胆橫行而終有中
原其爲人極敏極敢而諸子聰亮亦足相稱獨昭烈
器度安雅雖內韜臬志然喜與君子一輩人相好傾
變之徒皆其所不取尋常之輩又其所不屑以豹屬

吳以狗屬魏子然四海獨與魚水手足之蛟龍忘形
相入故直至磊落半生一切機緣盡成錯誤而後哀
然取錦官一片土與彼二家抗手而縱橫也嗚呼遲
哉

孟德就漢家見成法度安輯官民不須摘畫而自有
規模條理夫人一有規模條理則一切盡為所有而
不能叛餘子紛紛自創智不及古何得成家且魏氏
預行屯政久任良守曾謂二國有是乎何況餘子
魏武摧剛服猛威攝群雄亦誠磊落奇闢之丈夫矣
至其父子兄弟間多方欺飾以圖此物則靡然不復

如庸人也若魏武能覺歌哭之皆妄則欺君罔上吞
奪社稷之心豈不全灰費盡智力取而付此欺心之
人欲何為也觀其所賦詩有愛時進取將以惠誰之
慨亦既爽然覺之矣

開創之辟往往疑忌功臣後世徒覽史論好遙斷以
歸咎於主君豈書生揣摩之見反高於親身共事之
人蓋當時以圖天下其才智器量殊不相遠觀魏武
之有仲達是安可以坦懷雅量而忘其狼顧忍痺之

雄深乎

魏武為司空辟懿懿辭以風痺不能起
居魏武使人夜往刺之懿堅臥不動

當三國時關中之地久虛而未定昭烈不能從興安

南鄭來取以據其險要撫其豪傑而用之蓋其才必稍稍有所依仗而後得起也憑空四應獨魏武能之魏武以才智政刑驅駕百官故得大車以載而武侯身任全局故亦獎誘舉朝表裏無遺始得收衆著之效顧至誠忠懇與操殊耳其用則一也若倚其無私直情而行則姦竇橫生萬物瓦解矣讀出師前表當自見之

武侯進軍祁山命李平催督運事會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喻指令退軍及聞軍退乃佯驚以爲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謂軍僞退欲以誘賊

與戰武侯具出平前後手書以表後主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後武侯與平子豐書敘述國恩友誼令其寬慰改悔真是干委百曲當時不行法恐衆不服徑行法又慮吳魏誘致反成家賊丞相之苦心如此却爲何人從來爲國有如是是一種心腸乎

諸葛在蜀都是將就鼓舞雖軍令嚴明而用人行政之際實忠厚老成本乎人情其於屬僚必曰君或稱官或稱字慮其家事慰其情懷不但雅量虛襟實有苦衷深計以人臣而行人君之賞罰所謂亢而不悔者耶

天道之奧地道之密非日月山河燦列於人耳目之前者之所能盡也嘗見漢高宏朴謂周勃厚重少文安劉必勃又言蕭相謹慎此其察人在居心而不在行事出言之間也又見昭烈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武侯直待其僨事而後追念先帝之明則知昭烈知信武侯又更極高深矣以此見兩帝之用人用心皆積有無窮之美意而非聲聞衆著者之所得窺也

孫仲謀聰達而仁恕其接納才智之臣情款萬端不可涯量群臣咸欲以子布爲相仲謀曰丞相事煩此公性剛諸公以孤爲有愛於子布乎昭屢觸其怒至令拔刀土塞其門卒以舊臣直氣親駐馬於其門陽怒而懼之昭托病堅卧不顧仲謀終不芥蒂載諸後車引入宮中再三悔謝是真雅量冲懷之大人不愧爲三州帝主且能福延子孫也主家主國者思之子明之多方以傾壯繆則惟恐其不敗討虜之多方以醫子明則惟恐其不活臣之報君君之愛臣皆以其分至於解散人之恩義名分以坐而摧之則生理掃地矣此未易與小人言也

吳權時諸葛誕夏侯玄等相題表爲四聰八達等目

而江左清談之禍實始於此董昭雖力攻之豈能救乎虛名僞辨蓋自孔融劉表發源世無聖明之君以至行大業掃除之而弊政相踵聽其鼓吹遂成五代惡俗耳

漢文黃老漢武神仙世祖讖緯漸趨他端故化人灑然乘入然東漢之名節道義猶未敢有直叛聖教者而晉人脫畧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虛無中原世道盡付五種之手喞語膜拜直徹堂簾遂公然作佛事矣至嵇康阮籍輩崑以離經叛道爲風流簸蕩後生傾惑宸極故雉髮披緇抗顏爲怪於天下者反自以爲是而毫無顧忌矣其以此之漸殆非一朝而最爲無禮莫過於晉

晉武咸寧之間賈妃釀毒於內劉淵兆禍於外此乃女戎異類敗國猾夏之萌然此二孽未有不相表裏者人君失剛明之德則此二禍乘之武帝有如此子不能自辨坐爲醜媳所欺豈不昏哉

魏晉間人喜尚功名諱言大忠然王祥羊祜及何曾荀顗輩位爲三公而性皆大孝乃見天下之理不在彼而尚在此也豈非斯世之幸與傅司隸玄嘗著論稱曾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荀侯

乎又曰六十而孺慕於穎昌侯見之矣

睢陵公王休徵祥壽光公鄭文和冲朗陵公何穎攷曾臨淮公荀景倩顛不過文學儒雅皆拜相封侯若開創汗馬之勲者蓋晉氏既取天下於衽席之上則此一種富貴亦必有一輩人不待彎弓躍馬而坐享矣至若羊叔子杜元凱經濟勲名策人社稷以晉南城當陽之爵固其宜耳

齊王攸論封建之法曰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真洞燭人情之格言

晉人浮華皆銅雀之臺建安之詩作之備與節用務農之宣王無與也

晉武疾篤未有顧命諸大臣皆不得在左右獨楊駿侍疾禁中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武帝頗稱聰明何至一死而晉室遂大亂乎觀其於顧命之際漫無條理如此無怪其兆亂也

晉使王濬下建平詔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及濬將至秣陵渾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杜征南放人出頭不假節制之威以壓其上豈惟寬雅實多機用王

渾忌而行其私徒益葛藤人臣顧僅以才著哉
王茂弘自懷帝永嘉元年從瑯琊王移鎮建業卽參
預帷幄後出入將相位爲三公凡三十餘年史稱其
爲政寬恕善因事就功然兼資於經權純駁之間終
立身於不敗而雅不失其正是亦能識時務之大人
矣且其福壽永於三君神明狎於三鎮旣明且哲以
保其身非文獻公而誰耶

梁武與太子大器等皆無治國方畧而臨難之際神
智炯炯卽此便是禪客氣象此道之染於江國者深
矣

五代時如周主贇輩乃是天竺中福因果報之修羅
實有寶林金界之受享至於華情人理多生曾未經
涉况君德國政乎所以禪梵修煉之術中於今日之
世道人心益精而益壞益成而益敗以至爲中夏五
倫之蠹而無人能於生身托命之源一拯救之也廢
邪教毀淫祠如漢世祖唐太宗明太祖此三主之材
力識量又加以歷年之久實有志於斯世斯民可以
行此餘皆逞一時之見徒治其標耳

周隋間可謂草率而柱國鄭譯與母別居尚爲憲司
所劾後之君子習爲鴟行而公私皆相忘矣

隋文初政以蘇威高頴爲僕射以賀若弼韓擒虎爲總管以梁彥光房恭懿爲刺史以王韶李雄爲藩僚實有知人善任之明

隋更定律令置博士雖非以道化民之意然此科似亦不可不設宜日講於學宮終勝舞文之猾胥也

猜主亂國屢逢大變保其家兼保其品盡其職兼盡其長如文安侯牛弘非明哲大人爲後世之所當矜式者乎

良史如司馬輩文伯如昌黎輩詩豪如少陵輩名儒如紫陽輩其於帝王將相之設施處類能寫其極致

剖其心胸然殊不可以身辦必其所賦之才未具也然其所以能彼者固別是一種聞見之工翰墨之技口舌之長與經世濟物之美毫不相涉官天下者幸無以此錄人也然孟夫子又謂有達材者武侯亦謂材湏學也夫達是用何術啟誘學是以何功切磨在孔門七十二賢諸侯大夫之選彬彬然其造就裁成皆聖人之至教爲之也今其書俱在及察其平生所習大抵皆窮理盡性之方求仁體道之事非有他也逮後世理學亦日孳孳於此理顧一步不可行於天下而所在輒以迂名其受病處安在如房杜魏李輩

宣力唐室竊見其言有根據而才可經畫世皆以爲
曾出文中子之門是尚有孟子武侯之遺意乎而宋
儒反往往於文中多微詞何與甚矣聖教聖學之不
傳而著書說理之不可以開天下也儒者幸明辨之
而無自誤以誤人焉

中山史論卷上終

